

今年夏天最忧伤的青春读本

四个少年的青春救赎

何腾江 作品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今年夏天最忧伤的青春读本

四个少年的夏天没有结束



何腾江 作品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个少年的青春救赎 / 何腾江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6

ISBN 978-7-202-07201-1

I. ①四… II. ①何…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3147号

书 名 四个少年的青春救赎

著 者 何腾江

总 策 划 刘成林

责任编辑 甄 洁

美术编辑 吴书平

封面设计 陈金花 陈淑芳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31 000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7201-1 / I · 939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萌动的季节..... 001

一群不是落榜的落榜生，因成绩不佳钱包不涨后门不通而挤不进城里的重点中学就读，只能委身于一所不是很好的“很好”农村中学。他们年轻而易于冲动，他们青春而勇于叛逆，他们敢爱敢恨，他们敢做敢当，他们也烦恼忧愁，他们也困惑彷徨……于是，在这个萌动的季节里，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青春的思绪..... 095

在这个萌动的季节里，成长的故事始终是轰轰烈烈而又无始无终的。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爱与恨、悲与喜；更没有人能深切体会他们的痛与伤，可所有的故事的主角永远由他们扮演。学期又接近了尾声，萌动的季节也快要结束，而他们将迎来青春的思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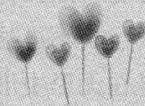
不一样的天空..... 169

高二结束，高三开始。在高三的季节里，官渡中学虽然没有重大的故事发生。然而，今年的高考，官渡中学的莘莘学子几乎全军覆没，成了官中历史的一大耻辱。这些被挤下独木桥的学子，或复读、或打工、或到大学参加自学考试、或回家待业……而他们的天空，从此以后就不一样了。



萌动的季节

一群不是落榜的落榜生，因成绩不佳钱包不涨后门不通而挤不进城里的重点中学就读，只能委身于一所不是很好的“很好”农村中学。他们年轻而易于冲动，他们青春而勇于叛逆，他们敢爱敢恨，他们敢做敢当，他们也烦恼忧愁，他们也困惑彷徨……于是，在这个萌动的季节里，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第一章

是9月份了。

如果按季节划分，也该是秋天了。可是广东的季节模糊得四季难分难舍，一年好像只有一季，或者说一季好像就是一年，所以本该是秋意浓浓、秋风萧萧的金秋，却偏偏如炎夏那样热浪逼人，太阳恶毒毒地吐着白花花的光，仿佛要把大地炙烤掉似的……

从车站出来后，章村翘的衣服就全湿透了，好像是刚从水里捞起来的“泥鳅”，黑不溜秋。本来他已够非洲黑人的“黑标准”，不料这一晒，“黑上加黑”，俨然“黑老大”。章村翘独自提着一只黑色的长方形箱子向学校迈进。那只黑箱如果立起来就可以跟他试比高了，遗憾的是被他拿捏在手里，且是横放着，所以就无法衬托出他的“身矮”，反倒衬托出了他的“身高”。然而，章村翘依然觉得很吃力。要知道，这箱子比弥勒佛的肚子还要大，无所不包，无所不容，里面塞满了诸如内裤、毛巾、被单、袜子、蚊帐、水壶、牙膏等等用品，确实也是够重的了。

学校是一所农村普通完全中学，名曰：官渡中学，可见沾了不少历史的光。在农村中学的行列，官渡中学可算是“领头雁”了。用江湖的话来说，就是“黑老大”。但这里的方言没有“黑老大”之说，故将就地方主义，改称为“黑大佬”。由此更可以看出其不可轻视的“江湖地位”。如果农村的学生挤不进县城里的重点中学，就削尖脑袋也想要挤进这里来。这似乎已是在无形中形成的定论。用一句不是很时髦的话来形容它——“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倒是最贴切不过了。因为在这个县里的其他农村中学，大多数的高中部只是形式上的高中，形同虚设。这些农村中学的高考升学率几乎是零——这也许是我国应试教育唯一的特例。绝大部分的学生只是混一张高中文凭，为日后的人生路铺设一条不是捷径的捷径罢了。遗憾的是，现在的“科技”发达了，也“普及”了，那些未曾高中毕业的人常常能够轻而易举地搞出一张张高中毕业证书，甚至大学毕业证什么的。因此那些期待通过读一个形式上的高中为人生路铺设捷径的人，也只能是自欺

欺人了。

章村翘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例。

因为挤不进县城的重点中学，章村翘迫不得已，只好极不情愿地来到官渡中学。当时章村翘的感觉就像一个大龄姑娘，在最后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匆匆地将就了婚姻，嫁给了一个不想嫁的人。

本来，官渡中学并没有录取到他，尽管他的中考成绩已远远超过官渡中学的录取分数线。因为他在志愿表中根本就没有填报官渡中学——他在心里瞧不起它。

不管他怎么瞧不起官渡中学，但他还是费了几回的“甜言蜜语”，并投资了不少 money 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踏入了这块“净土”的。

对于官渡中学，章村翘并不陌生。他来过一次，是在中考体育加试的时候。一般新生来校报到，都是由大人带着，或背被子，或提桶子，或抬箱子……亲情主义在这个时候被表达到极致。可章村翘是一个人来的，他不愿让他的“乡巴佬”父亲跟着受罪。16岁的男子汉了，还要父母“护驾”，奶里奶气的，还像话？他连看都不看那些“不像话”的家伙，径直向宿舍区走去……

学校的男生宿舍区在校园的西边，与一家医院接壤。而女生宿舍则在校园的东边，相隔甚远。也许是“男女授受不亲”。如果有人来找宿舍，这里就流行着这么一句话：“你想找夕阳还是找朝阳？”来者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差点说“我找太阳”。因为官渡中学的硬件建设十分注重地理学，故男生住在夕阳那边，女生住在朝阳那边，自然而然，“夕阳”、“朝阳”便成了官渡中学男生女生的代名词。

男生宿舍区三面都是宿舍楼，可谓三面环楼，成半岛之形。但三栋楼房却又有天壤之别，各有所异，各具特色。西面的一栋是三层宿舍综合楼，投入使用仅有一年零一天。楼面全部用瓷砖装饰着，房内设计合理而大方，远观有一种富丽堂皇的样子，近看还是一种富丽堂皇的样子。一般农村中学都没有具备这种条件，所以能住进这里，也是全校住宿生最奢侈的梦想了。不过，如果是高一、初一新生，能进入这里的“皇宫”享受只能靠做梦了。因为这里只有初二、初三、高二、高三的“老生”才能享受的，新生暂时还是没有“资格”。



在宿舍区北面的那栋是两层小洋楼，虽比综合楼低了一些，但它在宿舍区里仍是有地位的。虽然这里住的都是初一的“小不点”，不过，我们不能小瞧它——楼不可貌相。毕竟这里的宿舍是最洁净的。都说小孩子不爱干净，但这些初一新生就是比大哥大姐们爱干净多了。学校每次舍容舍貌评比，都是初一的宿舍名列榜首，且分数还是遥遥领先。走进这里，会让人以为是误入军人子弟兵的营房。宿舍区最糟糕的地方则是南面的平房。这栋平房仅有一层，明显矮人几截，所以它的地位也高不了多少。这栋平房一字排开，共有五间，是原解放军驻地营房，历史悠久，意义深远。但是，没有谁愿意申请到这儿享受（应该是受罪）的。从外观看，还算可以吧，总算比章村翘家的牛棚强得多。但是，倘若走进房内，潮湿、晦涩之臭味便扑面而来，让人呛得难受……学生们将这三栋宿舍楼戏称为欧洲、亚洲、非洲。

章村翘就是在这个时候走进“非洲”的房间——高一（5）班宿舍，马上被呛得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在舍内张罗的几位早来的新生忙抬头，用善意的眼光欢迎新同学。

章村翘也慌里慌张地在喷嚏里寻找善意，然后把善意转化成微笑，用此微笑当做“见面礼”回应彼此微笑。继而，他迅速用眼光扫视着房间，企图寻找一个落脚的床位。但是，大多数的床位都是“名床有主”了，虽然“护床使者”不在，但床上一般都放有席子被单了，有些床位还象征性地涂上猪姓狗名，告诉那些不知情的后来者：这是老子的床位了，不许“侵占”，否则后果自负。章村翘努力地搜寻着“猎物”，可还是失望了，尴尬地立在门口。

章村翘微妙的眼神，全被在墙角上铺（最差的床位）挂蚊帐的王红雯与尧闻源“俘虏”了。

“兄弟，剩下的床位可能不多了。如果不嫌差，这儿还有一个，过来凑合一下吧。”红雯用“兄弟”称呼这位刚刚谋面的新同学，一下子将距离拉近，仿佛前世就认识了似的。是啊，乡下人总喜欢用这种亲切的名词称呼陌生人，这样，一下子便可以套近乎了。

章村翘怎么也想不到人家会如此热情地对待他，来时的孤傲马上打消了不少，忙顺势点点头。

尧闻源见新同学点头了，便不失时机地接上话茬：“兄弟，什么名字，快把箱子放在这儿，看你也是够累了。”

“章村翘。章村翘的章、章村翘的村、章村翘的翘！”章村翘轻描淡写，把箱子举起来，伸到尧闻源的眼前。

尧闻源接住箱子，一股脑儿说道：“叫我尧闻源好啦，那位兄弟是我的老乡，大名王红雯。认识你，真好！”

“哦，好高兴认识你们。”章村翘很快就被人家的热情直率感动了，心里像拂过一阵凉风，好爽！

年轻人，常常莫名其妙地被一些事感动着，在感动中不知不觉就有了这种爽快的感觉。三位年轻人就这样认识了。

章村翘在尧闻源接过箱子后，便蹭地爬到了上铺，与红雯和闻源忙着张罗他们的“新居”。他们一句接一句地叽喳喳着，丝毫没有初识时的窘相。年轻人嘛，就不必装得那么世故——故作深沉，多虚伪。毕竟，在很多时候，年轻人的心是不设防的。

“你瞧，这宿舍，都不像是给人住的。我真的不想踏进来。”章村翘把自己说得像“人”一样，一脸的懊丧，仿佛他的身份被官渡中学标榜低了似的。

“同是天涯沦落人。”尧闻源插上了一句“名言”。

“何必这么怨天怨地呢。有缘千里来相会，相逢何必曾相识。既来之，则安之。命中注定，我们要在这里洒下汗水与心血。多一点精神，日子还长着哩，我们的未来不是梦的。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同一条战线上的盟友，让我们共同努力吧。”倒是王红雯想得开，说得一脸激情，仿佛一个满怀信心的演说家。

虽然章村翘对这所学校的评价一无是处，可江星对它的感觉却截然不同。用江星的话来说：这里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绝对的新感觉！

江星原先是在另一所农村中学——遗风中学——读初中的，但遗风中学与官渡中学相比，似乎是天堂与地狱之别。中考没考上县重点高中，江星就想到官渡中学读高中了——尽管他的母校曾以“减免学费”之类的“鱼饵”诱惑、挽留他。毕竟，他只差县重点学校几分，在官渡中学尚且还能



沾上“尖子生”的边沿。

走进了官渡中学，江星总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他是表哥用三寸不烂之舌才把他领了进来，他属于跨区生。他想，如果现在还待在遗风中学，“后果很严重，自己很生气”。

江星对遗风中学可谓是从骨子里恨起——恨之入骨！母校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虽然已经是完全中学了，但高中部权且只能当做一种象征物。因为高中三个年级的学生总人数还不到初中一个班的学生人数。而从办学的历史档案中查证，遗风中学高中部未曾有过学生考上过大学的纪录。其实那些高中部的学生都是大浪淘沙剩下的“粗沙”，他们只想混完三年，拿到一张“高中毕业证书”罢了。不过，如果他（她）是回到农村，那张文凭凭他（她）怎样摆都摆不出什么名堂来。倘若是到外面打工闯世界，这张“红簿子”好歹比从街上办证处的“红簿子”的来路明了些。

江星没考上县重点中学后，江父便劝江星留在原校继续上高中，读完高中后，回到他执教的小学当一名小学教师，这样也不枉一生了，况且学校还减免了不少学费。江星气得没处打，瞪着眼对着老实巴交的老父吼道：“去你的，我偏到他校去。”最后，他偷偷写信央求在官渡中学的表哥把他“领”了进去……

虽然说官渡中学是一所农村中学，但它的地位也只是仅仅次于县重点中学罢了。这里一旦有新领导上任，马上就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建楼，美其名曰是搞好学校硬件建设，丑其名曰是搞好自己腰包的回扣。工程建设项目的巨额回扣已是领导阶层里致富的捷径之一。于是，官渡中学的楼房就如雨后春笋般林立于校园，教学楼、科学楼、办公楼、宿舍楼、食堂楼……可谓楼外有楼，楼楼有楼。而第二把“火”便是软件建设。不过，官渡中学两手抓的效果也不差，在办公楼走廊上挂着的十几个金牌——“高考先进单位”、“花园式学校”、“中考先进单位”、“普法教育优秀单位”、“优秀体育学校”，此乃桃李满天下，春风又化雨。所以说，挤不进县重点中学而能挤进官渡中学，其实也大有前途的。

开学第二周的星期二的第二节英语课，上语音知识。教英语的老师是一位年轻漂亮的黄姓女教师，温文尔雅，那双含情脉脉的大眼睛更是清纯



可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学生喜欢漂亮老师自在情理之中。

今天是语音课，大家自然是兴致高昂，仿佛个个都吃了兴奋剂。用江星的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毕竟，江星是第一次上英语语音课，难道不觉得新鲜、高兴么？

对于年轻人来说，凡是第一次的事情，大都充满新鲜、奇特之感，比如初恋呀初吻呀什么的。况且，遗风中学根本就没有语音教室，可见江星枉活了三年。

官渡中学的语音室只有一间，且是全校师生轮流使用的，高一（5）班的语音课，就是安排在双周的星期二的第二节课。不过，对于农村中学来说，能拥有一间这样的语音室，已经是撑足了面子——领导的面子工程可谓至关重要。

课以稀为贵。同学们对于这一节语音课倒是看得如金子般珍贵。用王红雯的话来说：等你等到我心痛，让我一次玩个够。

叽叽喳喳的，同学们抱着 English book 像潮水般涌进了科学楼二楼的语音室……

江星几乎是惊喜得眼睛里都含着泪水，被同桌尧闻源拥着进入教室的。与尧闻源坐定后，江星的魂似乎被语音室全新的设备勾去了，现在去向不明，有待查证。

语音室里的三部 25 英寸彩色的电视机正放着流行歌曲。有的同学已经很熟稔地将听筒挂在了自己的耳朵上，跟着音乐轻轻地哼着歌，自我陶醉在美妙的音乐声中。

“喂，带上这个！”尧闻源碰了碰“惊魂未定”的江星，提示他带上听筒。

“哦……是、是……哦……”江星这时才回过神，“哦、哦……”的不知所云。见到尧闻源的耳朵上已塞上了一块东西，这才发现架子上也挂着一个听筒，意识到该是供自己使用的。于是，江星慌里慌张就拿起听筒往耳朵里塞。顿时，张雨生的那首《我的未来不是梦》便传了过来：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就在这时，音乐戛然而止。同学们还沉醉在音乐之河中，纷纷嘟囔着：“Mrs Huang, Let me listen……”、“Oh, don't end”、“让我听个够”、“其实不想让你停”……一时间，教室里英文中文在轰炸不停，同学们恨不能



把语音课改为音乐课。

Mrs Huang 站在讲台上，也带着听筒。看着群情激昂的学生，她早已习以为常，眉头皱了皱，然后微微一笑，用温柔的声音说：“Dear students, Let's begin……”

尽管同学们大都有不满的情绪，但也不足以发展到推翻语音课的地步。于是一旦 Mrs Huang 说出这一句话后，同学们马上 180 度回转，迅速安静了下来。也说不清究竟是哪一种原因，在 Mrs Huang 的面前，同学们好像都成了听话的乖小孩。鬼知道，背地里，个个都是“人小鬼大”，比刺猬还带刺。

Mrs Huang 今天穿了一件土灰色的连衣裙，如瀑的秀发自然地披在她纤小的肩胛上，把她装饰得古色古香，折射出一种古典的美。这样“土式”的装束，不但没有丁点儿的“土味”，反而衬出 Mrs Huang 的妩媚。待同学们的情绪均稳定后，Mrs Huang 才在讲台上坐定，娴熟地操纵着讲台上的教学平台，与同学们练习听力……

本来，江星的英语不差，初中时还是英语课的代表。但不知为何，这节语音课，他就是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想。Mrs Huang 在总台上 Call “A5” 座回答问题，江星仍是坐着不动，只听到听筒里“滴滴滴……”地响个不停。他原以为大家的听筒都是这样“滴滴滴……”的，根本就不知道老师在 Call 他了。见到“A5”座的同学仍是坐着不动，丝毫没有站起来回答问题的意思，Mrs Huang 就用普通话提醒道：“谁坐在‘A5’位子上，请站起来回答问题。”

同学们的眼光齐刷刷地从四面八方汇集过来，最后达成一致，一起将目光聚集在江星的身上，他这才盯见了他的位子上赫然贴着“A5”这个标志，慌里就机械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很“窘”的样子。

“Don't be afraid,” Mrs Huang 用流利的英语说，“Please listion to me, if you have a cold, what will you do ?”（别紧张，请听我说，如果你患了感冒，你应该怎样做？）

如果用中文提问，那根本就谈不上是问题，三岁的孩子也会回答。但现在是用英语提问，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将英语翻译成中文的，譬于江星。此时的他就根本听不懂 Mrs Huang 究竟在问些什么，况且他是第一次上这



种语音课，心里多多少少有些紧张，所以只好愣愣地站着……

同学们见是如此容易的问题都回答不出来，都在暗地里窃窃地笑。倒是 Mrs Huang 善解人意，不像其他老师那样抓住“辫子”追问到底，江星眼睛里的慌张情绪，全被她读透了。“Please sit down（请坐下）”。Mrs Huang 很礼貌地让他坐了下来，把目标转到其他同学的身上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语音课“完蛋”，江星终于透了一口气，绷得紧紧的心弦总算得以松一松，宣布幸运渡过“险”关。

江星在语音课上出了洋相，一下课，他来不及等待同桌，便一溜烟地跑回到了自己的教室里……只是，同学们见他滑稽的样子，仍是窃窃地笑，继而便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笑得 Mrs Huang 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笑。

原来，江星进入语音课时并没有脱掉他的布鞋，再次添了“笑料”。本来，语音室里面已经铺上了高级地毯，上语音课的第一关就是“脱鞋关”，想不到江星这“乡巴佬”土得连鞋子都忘了脱……

开学已有三周之久，高一新生之间的陌生感早已荡然无存，彼此间已打闹成一片，有的甚至成了心贴心的“死党”。

许是江星与生俱来有一种多愁善感吧，或者说有点孤傲，他与同学还是格格不入，依然一个人独来独往，瘦丁丁的身影被夕阳拉得老长老长，映衬在清静的校园小路上，显得格外单调而寂寞。

其实，夜早已静了，可宿舍里有些人就是不肯让夜得以安宁，半夜三更还兴风作浪，硬是要用自己的话扯破黑夜恬静的面纱。学生会干部极力维护面纱，在宿舍区内巡视，已对高一（5）班宿舍进行了口头警告，并将之列入重点巡视目标。但是，如今的学生一个比一个精明，懂得察言观色，伺机行事，与舍门外的学生会干部提起“迷藏”。

江星独自一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无法入眠。“最好不要再失眠就谢天谢地了。”江星在心里暗暗地为自己祈祷，他的人生首怕就是失眠！

新学期第一晚住宿，人生地疏，江星孤孤单单一个人躺在自己的床位上，无言无语——他没有一个伴儿。毕竟初来乍到，大家都很陌生，彼此之间的谈话仅止于“你来自哪里？”或“吃饭了吗？”之类的应景式回答，



一切有如蜻蜓点水般“点到则止”，实在难以有更为深入的交谈。但是有一伙人是老乡，大力发扬“地方主义”，空谈阔论，故意虚张声势，以先说话为强，巩固他们的地位，试图在新同学面前扩大影响。那时的江星心里难受得导致胸口发闷，继而变成焦急，于是心里一片烦躁。刚刚酝酿好的睡意，很快就被“兴风作浪者”摧残掉，以致睡意夭折。于是，心越想睡越睡不着，只觉得心里慌乱不已。就这样，江星平生第一次失眠了，可谓刻骨铭心。

初次住宿竟惨遭此等际遇，江星颇有一番感触。第二晚研究好对策，决定在“兴风作浪者”兴风作浪时抒写日记，以此抵抗“兴风作浪者”之音。待“兴风作浪者”兴风作浪之后，江星以为这时候可以安然入睡，不料邻铺早就“先睡夺声”，时不时就传来他的鼻鼾声，惊天地泣鬼神。加上上铺的同学也不幸成为江星的“失眠友”，常常翻来覆去，把床板弄得噼里啪啦响。鼻鼾声此起彼伏，“两声”有节有奏，搭配默契，于是江星再次失眠。

此时，宿舍里仍是鼻鼾声床板声谈论声，声声入耳。江星无法入睡，只好打开手电筒，到日记里抒情去了……

× 月 × 日

宿舍里吵吵嚷嚷的，好像在召开什么辩论会……

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的话儿，说了这个，又谈那个，没完没了，仿佛是一条射线，永远朝那个方向无终止地延伸下去。不过，他们每一个话题都是乏味的、庸俗的，不是“班上的那个女生长得够他妈的天生丽质”，就是“林心如那樱桃小嘴呀、呀、就是性感”。说白了，就是他们的话题，不值得我去洗耳恭听，更谈不上让我去评头品足了。换句话说：他们的话简直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

也不知是谁，在大家对班花孟庭苇进行“明码标价”时，竟冒出这样的话：“在女生的宿舍里，她们是否也在谈论我们的男生呢？”这话仿佛是汽油，原本就没有多少谈资的话题马上又“燃”了起来。有的同学本已是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此时正处于梦与醒交界处，经“汽油”引火，睡意顷刻间销声匿迹，又加入了“火”之行列。

“肯定有，大家都是食人间烟火的，咱男生都谈，女生哪有道理不谈。”是啊，“哪个少年不多情，哪个少女不怀春”呢！

“说不定那些 girls 正在给咱班的帅哥红雯打分哩！”

“不过也难说，那些妞儿哪有这胆量。”

“嘿，肤浅！还没听说过，某某女生光明正大地追求某某男生么？那可不是‘天方夜谭’，我证据在手。不过，具体情况，暂且保密。”

“别瞎扯了，都是谬论。谁有胆量就到女生宿舍偷听去。老子明天请客。”谁也想不到，咱帅哥王红雯来了一个激将法。

“去——”

“去！”

若干张嘴巴躲在被窝里趁着夜色的掩盖不停地动了又动，但就是未见动身子，可谓“君子动口不动身”。

原来，个个都是缩头乌龟，“雷声大，雨点小”，虚张声势罢了。

唉，真不知宿舍话题何时才是尽头。

……

还是睡不着，已经写了好几页日记了，手都有些累了。哦，也不知怎的，我竟突然想起了江韵。也许是真的想念她了，昨晚又梦见了她哩。唉，果真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么？

说句心里话，我倒真的有点想念她了。来这里这么久了，我还没有一个说话的伴儿，我的寂寞与别人的喧闹一样鲜明。幸好我有点习惯了寂寞，且有作家曾说过，“文学是寂寞者的事业”，我这么喜欢文学，哪还有什么理由害怕寂寞呢？还有，最近我也写了一篇散文《学会寂寞》，自我感觉挺不错的，多少也会给自己孤单漂泊的心有所慰藉的。

哦，我终于想起了，在与江韵分别时，她还叫我快给她写信哩。可我该为她写些什么呢？颇有写作特长的我，竟显得词穷了起来。

唉，还是吵，也没有睡意。还是为她写一些吧，说不定那家伙已经在赌我气了，我好怕她赌气哩。哦，现在就写……



第二章

江星日记

× 月 × 日

最近几天，卧谈会的主题又换了，是关于新一届学生会的成立。我对学生会根本就没有什么印象，“学生会”这个名词至今在脑海里还没有储存过。不过，不经意地听见舍友颇有趣味地海聊，我倒也真的来了兴致。听说通过竞选，有能力的同学当上学生会主席，那就风光着呢。况且，学生会成员还有许多让普通学生想都不敢想的待遇：推荐入党、保送上大学……

Oh dear！哪里还有这等好事，我可从未听说过呢。是啊，当上了学生会主席，那意味着什么？谁也不肯说出，只是，谁都心知肚明——不是明摆的么？！

不过，话说回来，学生会主席这个宝座也不是每个人都敢想的，譬如我。连想都不敢想，那就更谈不上去竞选了。

是啊，这等好事我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恐怕吾等闲人一辈子也不会与这种事沾上边的。

当然啰，学生会的竞选，焦点是学生会主席这个角色。听说，这一届竞选学生会主席有三位高二男生，都是上届学生会副主席。

新一届学生会的成立，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校园里到处都张贴着宣传横幅，上面写着：学生会是学生自己的组织，你我他、共创和谐校园，学生代表大家选、选好代表为大家，……

昨晚的自修课上，班里三位同学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无缘无故地被“传唤”了出去，其中一位便是我的同桌尧闻源。至于来叫的同学，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身份，后来才听说是学生会里的人。也难怪尧闻源回到座位后神经兮兮地对我痴笑，然后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亲昵着哩。我被他的突如其来的动作莫名其妙着，也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做出这个亲昵的动作，不会是吃错药吧？问他几次，他仍是神秘地傻笑，然后拿起他的派克牌钢笔在草稿纸上展示他的“进化体”字：其实我不想说，明天给你

一个惊喜。

尧闻源这家伙，有些话总不肯对我说，也不知他把我当成哪家的——都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可他……要是把他逼急了，他使用“白纸黑字”告诉我，好像他是哑巴，我听不懂他的“哑语”。不过，他昨晚的神秘一笑，倒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喷”得我一头雾水，摸不着头绪。我这个人就有这个死性子，凡事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心就会闷闷不乐起来，甚至有点耿耿于怀……

也许是尧闻源真的要给我一个惊喜吧，今天下午午读课上，他偷偷地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红色的条子，在我的眼前晃了晃，咧着嘴眯着眼地对我说：“给你瞧一瞧。”那得意的劲儿，肯定是心里甜透了。我迅速伸手给抓了过来，一瞧，吓了我一跳：Oh dear，是学生代表大会的入场券。

学生代表大会的入场券，也兴这个，跟伟大的祖国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时的代表佩戴的代表证一样。

尧闻源仍是得意地笑，那样子真像他当上了人民的代表，赶到北京参加全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不过，他确实是当了代表，是学生的代表，下午放学后就得去学校大会堂参加学生代表大会。

我把入场券还给他时，他却将胸膛挺了起来，向我侧过身子，要我把它帮他戴上胸前。我倒是很乐意帮他这个忙——心底替他高兴。我小心翼翼地给他佩戴上去，左瞧瞧，右看看，生怕给戴歪了，弄出笑话，留下笑柄。

在快要上课的时候，我也看见了昨晚曾被“传唤”出去的另两位同学的胸前也挂着那个红红的条子，标致极了，神气极了。我的灵感突然闪现，那可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如果不是 Mrs Huang 提前来上课赶走我的灵感，我肯定给那三位学生会代表写一首赞美诗，就叫《亮丽的风景线》。

下午的两节英语课，尧闻源激动得老走神，不是低头瞧瞧挂在他胸前的入场券，就是莫名其妙地看着我发笑，害得 Mrs Huang 时不时地将火辣辣的眼光向我俩扫过来，弄得我又不自在又听不好课。

这也不怪闻源的，毕竟今天是他最激动的一天。他愿意将这种快乐毫无保留地跟朋友分享。是啊，年轻人，太容易激动，不比那些大人把个人的喜怒哀乐都隐藏起来，虚伪透顶。

今晚写得很多了，我的手已经累了，可我的心却不累，我也在激动着。特别是尧闻源将会议的头头尾尾一股脑儿都“倒”给我，并得知红雯与高

